

“下塘十里尽烧窑”

| 庄若江 文 |

千里古运河贯通南北，在无锡形成了独特的“一环”，将“龟背形”的老城（今属梁溪区）拥入怀中。自望湖门往南，古运河水道变窄，沿岸商铺林立，人家枕河，船桥相望，风情独特，是古运河上最精彩的段落，被誉为“运河绝版地”、“运河活态博物馆”，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赞之曰“国内绝无仅有的文化建筑遗产”，无锡人则亲切地呼为“南门水弄堂”，也称“塘河”。塘河两岸的街弄河东称“下塘”，河西则称为“上塘”。

1

无锡有句老话：“上塘十里尽开店，下塘十里尽烧窑”，生动形容了老城南门外运河水弄两岸的迥异业态。上塘（即今南长街）一带各色店铺密布，商贸十分繁荣；而南下塘一带却砖窑星罗棋布，充斥着映天火光和袅袅烟雾，无疑成了无锡南城门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。

从老无锡南门出城，沿着运河一路往南，东岸是南下塘，西岸是南上塘，现在叫南长街，继续向南约1.5公里处是无锡最著名的古桥——清名桥。过清名桥约百米左右，古运河与伯渎河发生交汇，形成了“丁”字型的水道格局。这一段伯渎河被无锡人称作“伯渎港”，曾经是城南的重要港口。伯渎河穿过伯渎桥向东约1公里处，就是中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沪宁线，无锡铁路货运站就建于此，想必当年做规划时也兼顾了伯渎港的运输能力。出于同样目的，沪宁铁路在锡西的石塘湾也有一个货运站，同样濒临运河水道。南门一带的古窑业遗址就分布在古运河以东、伯渎港以南一带，沿着由北向南的大窑路缓缓而行，仿佛穿越于窑场从兴盛到衰微的历史隧道之中。

2

据载，中国人从商周时期就已能烧制建筑用陶，陕西扶风、岐山一带的西周宫殿建筑遗址中曾发掘出大量筒瓦、板瓦，开瓦顶建筑之先河。秦汉时期制陶业生产规模、烧造技术、数量和质量长足发展，建筑用陶在制陶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，出现了最具特色的画像砖和各种纹饰的瓦当，故有“秦砖汉瓦”之说。无锡考古发现，在马山曾出土过带有“秦壬辰年”（前209）模印的土砖，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印有“无锡xx”字样的砖瓦，说明无锡地区的窑业历史十分悠久。

古运河、伯渎河畔的烧窑业之所以兴盛，考古专家推测这些砖瓦窑的大量存在与3000多年前泰伯渎的开凿、唐代刺史孟简对

河道的整治疏浚有直接关系。因为河道开凿、拓宽与疏浚，必然会挖掘出大量土方，这些泥土堆放于河岸，形成了高高的土堆和撂荒的地块，清代诗人杜汉阶有诗曰：“城南一望满窑烟，砖瓦烧来几百年。摄取高乡土来卖，荒田多变作良田。”不仅描绘了清乾隆时期南门砖窑遍布、漫天窑烟的景象，还写出了人们在摄取“高乡土”卖给砖窑的同时，也解决了泥土堆积土地撂荒问题。

明清时期，是无锡砖瓦窑业最繁盛的时期。据史载，古运河东岸的大量窑群出现在明初，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时已有土窑356座。这些窑的大量出现，主要是为南京明城墙的建造提供优质城砖，故被称为“洪武窑”。洪武皇帝朱元璋夺取天下后，诏令建造南京城墙。朱元璋不仅制定了严格城砖质量标准，还委派了一批专职官吏负责城砖督造。城墙用砖块大质坚，要求十分严格。为确保城砖质量，砖坯上必须镌刻督造官吏和制作工匠姓名，以便监控。无锡市博物院曾在南京明故宫东华门遗址采集到的两块残破的城砖，其中一块上有“常州府无锡县提调官县丞贾从善 司吏朱原作 匠徐宁 洪武七年七月日”模印，另一块则仅存“贾从善”姓名。虽然，这两块城砖后来经考证产自无锡葛埭桥的砖窑，但从当时城砖生产规模看，古运河畔的砖窑群一定是南京城砖更重要的产地。南京城砖的制作规范要求泥坯必须是颗粒细、黏性好、无杂质的黏土，以确保泥坯六面光滑、八角齐整，而古运河伯渎河沿岸的细腻河泥当最符合要求。城砖的烧制时间也不同于普通民用砖，需在窑中大火烧21天以上，然后慢火烧10天，再冷却数日，每烧一窑砖需要一个多月，比民用砖烧制周期要长三分之一。

3

明清时期，是无锡工商经济走向繁荣的重要阶段，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手工业获得长足发展，城市基本建设开始兴起，近邻姑苏“苏作”工匠地位显赫，大至宫殿楼阁，小至家具陈设，都是“苏作”天下。应和这种精细所需的配套，砖瓦窑业则成为明清无锡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。古运河畔砖窑烧制的砖瓦，不仅质量上乘，且品种众多，“盛行于数百里内外”，满足各类亭台楼阁园林建筑所需。除了城砖、墓砖外，



这里生产的砖瓦类型有许多种，如砌墙砖、铺地砖、厅堂用方砖，铺垫屋楞的望砖，砌炉壁和火炉的耐火砖，打磨利器用的磨刀砖，用于砖雕的“米京”“米琐”，制作花墙的花式瓦片和铺砌街道的人字砖，覆设房屋盖面的大小瓦、脊瓦和檐瓦等，市场颇为热销。康熙《无锡县志》载：“砖瓦自吴门而外，惟锡有砖窑，故大江南北，不远数百里，取给于此，岁所贩鬻甚广。”著名史地学家李伯重先生在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》中也说：“大江南北，以无锡之砖为贵”。

这些窑火除了为明清皇家建筑烧制御用金砖等高档建材，也为普通百姓建房造屋烧制砖瓦；不仅远销大江南北，也很大程度满足着本埠民生所需，故而有老话说“半个无锡城都是在这里烧出来的”。

无锡从事烧窑业者，主要有周、刘、冯、薛、铁五姓，后逐步发展到十多个姓氏。在明嘉靖年间无锡的抗倭斗争中，这些家族不仅为修筑城墙日夜烧砖，青壮年窑工还组织窑兵，参与抗倭作战。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，无锡经营窑业者已有108家，至同治时更为兴盛，南门古运河上永远泊满前来装运砖瓦的船只，与北门的“米市”成为运河上南北呼应的独特景观，无锡城南一带的商市也随之日渐繁荣。

4

无锡砖瓦的产量和质量到近现代继续保持领先。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无锡成立了窑业公所，窑业首次有了自己的组织。民国时期，砖瓦需求进一步加大，无锡出现了炽昌、隆茂、利农、建业、大成五家机制砖瓦厂。手工砖瓦业则以窑业公所为依托，改良品种，运销联营，努力争取生存空间。窑业公所曾推荐本埠手工砖瓦参加杭州、青岛等地举办的博览会，多次获得优质产品奖。1930年，法国传教士在青浦佘山建造教堂，需要4000块铺地方砖，在比较了嘉兴、苏州和无锡所产方砖后，最终选用了压强最高的无锡产方砖。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建设，选用的也是无锡利农厂的机制红砖。利农砖瓦厂是上世纪30年代无锡唐氏兴办的现代砖瓦厂，引进了英国进口的砖瓦加工机械，产品质量上乘。

至上世纪抗战爆发前，无锡古运河东岸尚有103座砖瓦窑，窑户800余户，窑工5000余人，年产砖瓦在5000万块以上，被称为“大窑业”，“大窑路”也因此得名。抗战爆发后，砖窑被毁过半，窑业陷入萧条。抗战结束后，百废待兴，砖窑生产也一度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，1946年时有101座砖窑恢复生产，但此后又因内战、物价飞涨、民不聊生而再次走向衰落。

时光荏苒，沧海桑田。古运河畔烧窑的窑火一直燃烧到上世纪50年代。在许多老无锡的印象中，南门外的砖窑是抹不去的城市记忆。从明初算起，古运河畔

的窑群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今天，那些古老的砖窑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间，古运河东岸大窑路的古窑还剩下40余座，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古窑有19座。周边被平掉的砖窑原址上陆续建起了住房，残存的砖窑就夹杂掩隐在参差的房舍之间，窑上婆娑的老树宛若亭亭华盖，遮掩着这片古老的遗迹，别具一番风情。



5

大窑路的砖瓦窑，都属于小口蒙顶倒焰窑。窑顶封墙后，火焰自上而下，回到大小烟道喷出，这种工艺可以使窑内各部位的砖瓦坯获得比较均恒的温度，不易产生没烧透的夹生砖。从建筑模式看，这些古窑都采取了无梁殿的构造，将砖瓦设计和建筑力学都运用到极致，充分体现出古代劳动者的智慧创造。

2008年，无锡依托旧日窑业公所和老窑址打造了一座“窑群遗址博物馆”，馆内原样保留了几孔当年的旧窑，其中，陈大窑、陈小窑和刘外窑是三座标本式的砖窑，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些古窑和附近散落着的古窑一起，向人们展示了古运河边曾经兴盛600年的烧窑史，以及传统砖瓦的整个生产流程，从制泥坯、煨火到出窑，多达16道工序。博物馆内还提供了模仿制砖的参与活动，参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亲手制作砖坯，体验一下旧时手工制砖的方式，用这种方式去感受鲜活的历史。

那条向东汨汨流淌的伯渎河两岸，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是无锡砖窑最多的地方，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砖窑，既为城乡建房提供红砖，也为社队集体创造收入，当地现存的那个时期的乡村民居，大多用的都是这些砖窑的产品。南门外曾是无锡的重工业聚集区，企业所需的零星用砖也经常来自这些农村砖窑。由古而来的南门窑业的存在与发展，推动了无锡现代砖瓦业的发展，曾颇具规模的耐火砖生产企业——无锡耐火材料厂就濒临伯渎河和古运河。运河边的周泾巷，曾是当代最大的无锡砖瓦厂所在地，距离大窑路也不过几公里；从伯渎港向东十多公里处的梅村砖瓦厂、鸿山砖瓦厂等建筑材料企业，今天仍然大都布局在伯渎河的沿岸。